陳記室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陳記室集
作者：陳琳　東漢

輯者：張溥

本作品收錄於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

陳記室集題辭

何進謀誅宦官，召兵四方，陳孔璋時為主簿，讜言禍害，其意智豈讓曹操哉！棲身冀州，為袁本初草檄詆操，心誠輕之，奮其怒氣，辭若江河。及窮窘，歸操預管記室，移書吳會，即盛稱北方無異。《劇秦》、《美新》，文人何嘗，惟所用之茂惡爾。矛夷懌相醻，固恒態也。孔璋詩賦，非時所推，高《武軍》之賦，久乃見許於葛稚川，今亦不全他賦，絕無空羣之名。詩則《飲馬》、《遊覽》諸篇，稍見寄託。然在建安諸子中，篇最寂寥，子桓兄弟，亦少酬贈，元瑜傷寡婦，仲宣好驢鳴，沒而繫思，不可得也。彼所出塵，惟章、表、書、記，孟德善用人長，鼓厲風雲，遂捐宿憾。然魏武奸雄，生死欺人，獨孔璋斥其「奄醜」，士衡笑其「香履」，足令垂頭帖耳。後世即有善詈者，俱不及也。

婁東張溥題

內文

賦

武軍賦（有序）

迥天軍於易水之陽，以討瓚焉，鴻溝叅周，鹿菰十里，荐之以棘，為建修楯，干青霄，

窶深隧，下三泉，飛雲梯，衝神鈎之具，不在吳孫之篇，三畧六韜之術者，凡數十事，秘莫得聞也，乃作武軍曰：

赫赫哉，烈烈矣，于此武軍，當天符之佐運，承斗剛而曜震，漢季世之不辟，青龍紀乎大荒，熊狼競以拏攫，神寶播乎鎬京。於是武臣赫然，颺炎天之隆怒，叫諸夏而號八荒。爾乃擬北落而樹表，晞壘壁以結營，百校羅峙，千部列陳，彌方城，掩平原。於是啟明戒旦，長庚告昏，火烈具舉，鼓角並震，千徒從唱，億夫求和，聲訇隱而動山，光赫弈以燭夜。其刃也則楚金越冶，棠谿名工，清堅皓鍔，脩刺銳鋒，陸陷蘂犀，水截輕鴻，鎧則東胡闕鞏，百煉精剛，函師振旅，韋人制縫，玄玄縹甲，灼爍流光；弩則幽　筋角，恒山檗幹，通肌暢骨，崇緇曲煙，大黃紫沈，直矢輕弦，當鋒摧決，貫遐洞堅；其弓則烏號越耗，繁弱角端，象弭繡質，哲拊文身；矢則申息肅慎，箘簵空疏，焦銅毒鋋，麗轂撻軨；馬則飛雲絕景，直鬐騊　，駁龍紫鹿，文的　魚，走駿驚颱，步象雲浮，若乃清道整列，按節徐行，龍姿鳳峙，灼有遺英。

又

鈎車轇轕，九牛轉牽。牽雷響激，折櫓倒垣。其攻也，則飛梯行雲，臨閣靈構，上通紫電，下過三墟。蘊隆既備，越有神鈎。排雷衝則□高□，烈炬然則頓名樓。

又

衝鉤競進，熊虎爭先。墮垣百疊，敝樓數千。炎燧四舉，元戎齊登。

又

整行按律，決敵中原。八部方置，山布星陳。干戈森其若林，牙旗翻以如繪。

又

南轅反旆，爰振其旅。胡馬駢足，戎車齊軌。

神武賦（有序）

建安十有二年，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，六軍被介，雲輜萬乘，治兵易水，次於北平，可謂神武弈弈，有征無戰者已。

伾盤桓以淹次，乃申命而後征。覲狄民之故土，追大晉之遐蹤。惡先穀之懲寇，善魏絳之穌戎。受金石而弗伐，蓋禮樂而思終。陵九城而上濟，起齊軌乎玉繩。車軒轔於雷室，騎浮厲乎雲宮。暉曜連乎白日，旂旐繼於電光。旆既軼乎白狼，殿未出乎盧龍。威凌天地，勢括十衝。單鼓未伐，虜已潰崩。克俊馘首，梟其魁雄。爾乃總輯環珍，茵氈幕幄。攘瓔帶佩，不飾彫琢。華璫玉瑤，金麟互琢。文貝紫瑛，縹碧玄綠。黼錦繢組，罽氉皮服。

止欲賦

媛哉逸女，在余東濱。色曜春華，艷過碩人。乃遂古其寡儔，固當世之無鄰。允宜國而窮家，實君子之攸嬪。伊余情之是悅，志荒溢而傾移。宵炯炯以不寐，晝舍食而忘飢。歎北風之好我，美攜手之同歸。忽日月之徐邁，庶枯楊之生稊，道攸長而路阻，河廣濬而無梁。雖企予而欲往，非一葦之可航。展余轡以言歸，含慴瘁而就牀。忽假暝其若寐，夢所懽之來征。魂翩翩以遙懷，若交好而通靈。

神女賦

漢三士之建安，荊野蠢而作仇。贊皇師以南假，濟漢川之清流。感詩人之攸歎，想神女之來遊。儀營魄於髣髴，託嘉夢以通精。望陽侯而滉瀁，覩玄麗之軼靈。文絳虵之奕奕，鳴玉鸞之嚶嚶。答玉質於苕華，擬豔姿於蕤榮。感仲春之和節，歎鳴鴈之嗈嗈。申握椒以貽予，請同宴乎粤房。苟好樂之嘉合，永絕世而獨昌。既歎爾以豔采，又悅我之長期。順乾坤以成性，夫何若而有辭。

大暑賦

土潤溽以歊蒸，時泆涊以溷温。風鬱其彤彤，譬炎火之陶燭。

瑪瑙勒賦（有序）

五官將得瑪瑙，以為寶勒，美其英綵之光艷也，使琳賦之。

記瑤漢之寶岸，臨赤水之朱波。爾乃他山為錯，荊和為理，制為寶勒，以御君子。

（《北堂抄》誤寫魏文數語為琳作。今據《御覽》正之。）

迷迭賦

立碧莖之娜婀，舒綵條之蜿蟺。下扶疎以布濩，上綺錯而交紛。匪荀方之可樂，寔來儀之麗閑。動容飾而發微，穆斐斐以承顏。

柳賦

偉姿逸態，英豔妙奇。綠條縹葉，雜遝纖麗。龍鱗鳳翼，綺錯交施。蔚曇曇其杳藹，象翠蓋之葳蕤。

鸚鵡賦

咨乾坤之兆物，萬品錯而殊形。有逸姿之令鳥，含嘉淑之哀聲。抱振鷺之素質，被翠羽之縹精。

（琳又有《太荒賦》曰：「假龜筮以貞吉，問神諗以休祥。」）

上書

為袁紹上漢帝書

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，悲哭而崩城者。每讀其書，謂為信然，於今況之，乃知妄作。何者？臣出身為國，破家立事，至乃懷忠獲釁，抱信見疑，晝夜長吟，剖肝泣血，曾無崩城隕霜之應，故鄒衍、杞婦何能感徹。

臣以負薪之資，拔於陪隸之中，奉職憲臺，擢授戎校。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，侵奪朝威，賊害忠德，扇動姦黨。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，義心赫怒，以臣頗有一介之節，可責以鷹犬之功，故授臣以督司，諮臣以方略。臣不敢畏憚強禦，避禍求福，與進合圖，

事無違異。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，太后被質，宮室焚燒，陛下聖德幼沖，親遭厄困。時進既被害，師徒喪沮，臣獨將家兵百餘人，抽戈承明，竦劍翼室，虎叱群司，奮擊凶醜，曾不浹辰，罪人斯殄。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。

會董卓乘虛，所圖不軌。臣父兄親從，並當大位，不憚一室之禍，苟惟寧國之義，故遂解節出奔，創謀河外。時卓方貪結外援，招悅英豪，故即臣勃海，申以軍號，則臣之與卓，未有纖芥之嫌。若使苟欲滑泥揚波，偷榮求利，則進可以享竊祿位，退無門戶之患。然臣愚所守，志無傾奪，故遂引會英雄，興師百萬，飲馬孟津，歃血漳河。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，欲專權埶，絕臣軍糧，不得踵係，至使猾虜肆毒，害及一門，尊卑大小，同日并戮。鳥獸之情，猶知號呼。臣所以蕩然忘哀，貌無隱戚者，誠以忠孝之節，道不兩立，顧私懷己，不能全功。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。

又黃巾十萬焚燒青、兗、黑山、張楊蹈藉冀城。臣乃旋師，奉辭伐畔。金鼓未震，狡敵知亡，故韓馥懷懼，謝咎歸土，張楊、黑山同時乞降。臣時輒承制，竊比竇融，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。會公孫瓚師旅南馳，陸掠北境，臣即星駕席卷，與瓚交鋒。假天之威，每戰輒克。臣備公族子弟，生長京輦，頗聞俎豆，不習干戈；加自乃祖先臣以來，世作輔弼，咸以文德盡忠，得免罪戾。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，爭戰陣之功者也。誠以賊臣不誅，春秋所貶，苟云利國，專之不疑。故冒踐霜雪，不憚劬勤，實庶一捷之福，以立終身之功。社稷未定，臣誠恥之。太僕趙岐銜命來征，宣明陛下含弘之施，蠲除細故，與下更新，奉詔之日，引師南轅。是臣畏怖天威，不敢怠慢之三驗也。

又臣所上將校，率皆清英宿德，令名顯達，登鋒履刃，死者過半，勤恪之功，不見書列。而州郡牧守，競盜聲名，懷持二端，優游顧望，皆列土錫圭，跨州連郡，是以遠近狐疑，議論紛錯者也。臣聞守文之世，德高者位尊；倉卒之時，功多者賞厚。陛下播越非所，洛邑乏祀，海內傷心，志士憤惋。是以忠臣肝腦塗地，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，義之所感故也。今賞加無勞，以攜有德；杜黜忠功，以疑眾望。斯豈腹心之遠圖？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？臣爵為通侯，位二千石。殊恩厚德，臣既叨之，豈敢闕覬重禮，以希彤弓盬矢之命哉？誠傷偏裨列校，勤不見紀，盡忠為國，□成重愆。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，白起歔欷於杜郵也。太傅日磾位為師保，任配東征，而耗亂王命，寵任非所，凡所舉用，皆眾所捐棄。而容納其策，以為謀主，令臣骨肉兄弟，還為讎敵，交鋒接刃，搆難滋甚。臣雖欲釋甲投戈，事不得已。誠恐陛下日月之明，有所不照，四聰之聽有所不聞，乞下臣章，咨之群賢，使三槐九棘，議臣罪戾。若以臣今行權為釁，則桓、文當有誅絕之刑；若以眾不討賊為賢，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。臣雖小人，志守一介。若使

得申明本心，不愧先帝，則伏首歐刀，褰衣就鑊，臣之願也。惟陛下垂尸鳩之平，絕邪諂之論，無令愚臣結恨三泉。

書

為袁紹與公孫瓚書

孤與足下，既有前盟舊要，申之以討亂之誓，愛過夷、叔，分著丹青，謂為旅力同仇，足踵齊、晉，故解印釋紱，以北帶南，分割膏腴，以奉執事，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？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，尋禍亡之險蹤，輒而改慮，以好易怨，盜遣士馬，犯暴豫州。始聞甲卒在南，親臨戰陣，懼於飛矢迸流，狂刀橫集，以重足下之禍，徒增孤子之咎釁也，故為薦書懇惻，冀可改悔。而足下逸然自逸，矜其威詐，謂天罔可吞，豪雄可滅，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。斯言猶在於耳，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，克心罪己，苟欲逞其無疆之怒，不顧逆順之律，匿怨害民，騁於余躬，遂躍馬控弦，處我疆土，毒徧生民，辜延白骨。孤辭不獲己，以登界橋之役。是時足下兵氣霆震，駿馬電發，僕師徒肇合，機械不嚴，彊弱殊科，眾寡異論，假天之助，小戰大克，遂陵躡奔背，因壘館穀，此非天威棐諶，福豐有禮之符表乎？足下志猶未厭，乃復糾合餘燼，率我蜂賊，以焚熸渤海。孤又不獲窮用及龍河之師，羸兵前誘，大軍未濟，而足下膽破眾散，不鼓而敗，兵眾擾亂，君臣並奔。此又足下之為，非孤之咎也。自此之後，禍隙彌深，孤之師旅，不勝其忿，遂至積尸為京，頭顱滿野，愍彼無辜，未嘗不慨然失涕也。後比得足下書，辭意婉約，有改往修來之言。僕既欣於舊好克復，且愍兆民之不寧，每輒引師南駕，以順簡書。弗盈一時，而北邊羽檄之文，未嘗不至。孤是用痛心疾首，靡所錯情。夫處三軍之帥，當列將之任，宜令怒如嚴霜，喜如時雨，臧否好惡，坦然可觀。而足下二三其德，彊弱易謀，急則曲躬，緩則放逸，行無定端，言無質要，為壯士者固若此乎！既乃殘殺老弱，幽土憤怨，眾叛親離，孑然無黨。又烏丸、濊貊，皆與足下同州，僕與之殊俗，各奮迅激怒，爭為鋒銳；又東西鮮卑，舉踵來附。此非孤德所能招，乃足下驅而致之也。夫當荒危之世，處干戈之險，內違同盟之誓，外失戎狄之心，兵興州壤，禍發蕭墻，將以定霸，不亦難乎！前以西山陸梁，出兵平討，會麴義餘殘，畏誅逃命，故遂住大軍，分兵撲蕩，此兵孤之前行，乃界橋搴旗拔壘，先登制敵者也。始聞足下鐫金紆紫，命以元帥，謂當因茲奮發，以報孟明之恥，是故戰夫引領，竦望旌旆，恆遂含光匿影，寂爾無聞，卒臻屠滅，相為惜之。夫有平天下之怒，希長世之功，權御師徒，帶養戎馬，叛者無討，服者不收，威懷並喪，何以立名？今舊京克復，天罔云補，罪人斯亡，忠幹翼化，華夏儼然，望於穆之作，將戢干戈，放散牛馬，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，保軍內之廣，甘惡名

以速朽，亡令德之久長？壯而籌之，非良策也。宜釋憾除嫌，敦我舊好。若斯言之玷，皇天是聞。

更公孫瓚與子書

（瓚夢薊城崩，知必敗，乃間使與子續書，紹候者得之，使陳琳更其書。）

葢聞在昔衰周之世，僵尸流血，以為不然，豈意今日身當其衝，袁氏之攻，似若神鬼，鼓角鳴於地中，梯衝舞吾樓上，日窮月蹙，無所聊賴。汝當碎首於張燕，速致輕騎，到者當起烽火於北，吾當從內出。不然，吾亡之後，天下雖廣，汝欲求安足之地，其可得乎？

為曹洪與世子書

十一月五日，洪白：前初破賊，情侈意奢，說事頗過其實。得九月二十日書，讀之喜咲，把翫無厭，亦欲令陳琳作報。琳頃多事，不能得為。念欲遠以為懽，故自竭老夫之思，辭多不可一二，粗舉大綱，以當談笑。漢中地形，實有險固，四嶽三塗皆不及也。彼有精甲數萬，臨高守要，一夫揮戟，萬人不得進，而我軍過之，若駭鯨之決細網，奔兕之觸魯縞，未足以喻其易。雖云王者之師，有征無戰，不義而彊，古人常有。故唐、虞之世，蠻夷猾夏；周宣之盛，亦讋大邦。《詩》《書》歎載，言其難也。斯皆憑阻恃遠，故使其然。是以察茲地勢，謂為中材，處之殆難。倉卒來命，陳彼妖惑之罪，序王師曠蕩之德，豈不信然？是夏、殷所以喪，苗、扈所以斃，我之所以克，彼之所以敗也。不然，商、周何以不敵哉？昔鬼方聾昧，崇虎讒囚，殷辛暴虐，三者皆下科也。然高宗有三年之征，文王有退修之軍，盟津有再駕之役，然後殪戎勝殷，有此武功焉。未有星流景集，颺奮霆擊，長驅山河，朝至暮捷，若今者也。由此觀之，彼固不逮下愚，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。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，乃以為彼之惡稔，雖有孫田、墨翟，猶無所救，竊又疑焉。何者？古之用兵，敵國雖亂，尚有賢人，則不伐也。是故三仁未去，武王還師；宮奇在虞，晉不加戎；季梁猶在，彊楚挫謀，槩至眾賢奔紲，三國為墟，明其無道有人，猶可救也。且夫墨子之守，縈帶為垣，高不可登；折箸為械，堅不可入。若乃距陽平，據石門，攄八陣之列，騁奔牛之權，焉肯土崩魚爛哉？設令守無巧拙，皆可攀附，則公輸已陵宋城，樂毅已拔即墨矣。墨翟之術何稱？田單之智何貴？老夫不敏，未之前聞。蓋聞過高唐者，效王豹之謳；游濉渙者，學藻績之綵。閒自入益部，仰司馬、揚、王之遺風，有子勝斐然之志，故頗奮文辭，異於他日。恠乃輕其家邱，謂為「倩人」，

是何言歟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，鴻雀戢翼於汙池，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，外廄之下乘也。及其整蘭筋，揮勁翮，陵厲清浮，顧眄千里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，假足於六駁哉？恐猶未信邱言，必大噱也。洪白。

（文帝序曰：上平定漢中，族父都護還書與余，盛稱彼方土址形勢，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為也。）

答張紘書

（紘見《楠榴枕》，愛其文，為作賦。時琳在北見之，以示人曰：「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。」後紘見琳作《武軍賦》、《應機論》，與琳書，深歎美之，琳乃答。）

自僕在河北，與天下隔，此間率少於文章，易為雄伯。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，非其實也。今景興在此，足下與子布在彼，所謂「小巫見大巫」，神氣盡矣。

牋

答東阿王牋

琳死罪死罪。昨加恩辱命，并示龜賦，披覽粲然。君侯體高世之才，秉青萍干將之器，拂鐘無聲，應機立斷。此乃天然異稟，非鑽仰者所庶幾也。音義既遠，清辭妙句，焱絕煥炳，譬猶飛兔流星，超山越海，龍驥所不敢追；況於駑馬，可得齊足？夫聽白雪之音，觀綠水之節，然後東野巴人，蚩鄙益著，載懽載笑，欲罷不能。謹韞櫝玩耽，以為吟頌。琳死罪死罪。

檄

為袁紹檄豫州文

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。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，忠臣慮難以立權。是以有非常之人，然後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後立非常之功。夫非常者，故非常人所擬也。

曩者彊秦弱主，趙高執柄，專制朝權，威福由己，時人迫脅，莫敢正言，終有望夷

之敗，祖宗焚滅，汙辱至今，永為世鑒。及臻呂后季年，產祿專政，內兼二軍，外統梁趙，擅斷萬機，決事省禁，下凌上替，海內寒心。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，誅夷逆暴，尊立太宗，故能王道興隆，光明顯融。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。

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，與左悾徐璜並作妖孽，饕餮放橫，傷化虐民。父嵩，乞匄攜養，因賊假位，輿金輦璧，輸貨權門，竊盜鼎司，傾覆重器。操贅閹遺醜，本無懿德，狡鋒協，好亂樂禍。幕府董統鷹揚，掃除凶逆，續遇董卓侵官暴國，於是提劍揮鼓，發命東夏，收羅英雄，棄瑕取用，故遂與操同諮合謀，授以裨師，謂其鷹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至乃愚佻短略，輕進易退，傷夷折衄，數喪師徒。幕府輒復分兵命銳，脩完補輯，表行東郡，領兗州刺史，被以虎文，獎蹙威柄，冀獲秦師一克之報。而操遂承資跋扈，肆行凶忒，割剝元元，殘賢害善。故九江太守邊讓，英才俊偉，天下知名，直言正色，論不阿諂，身首被梟懸之誅，妻孥受灰滅之咎。自是士林憤痛，民怨彌重，一夫奮臂，舉州同聲，故躬破於徐方，地奪於呂布，彷徨東裔，蹈據無所。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，且不登叛人之黨，故復援旌擐甲，席卷起征，金鼓響振，布衆奔沮，拯其死亡之患，復其方伯之位。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，而有大造於操也。

後會鑾駕反旆，群虜寇攻。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離局，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，使繕脩郊廟，翊衛幼主。操便放志專行，脅遷當御省禁，卑侮王室，敗法亂紀，坐領三臺，專制朝政，爵賞由心，刑戮在口，所愛光五宗，所惡滅三族，群談者受顯誅，腹議者蒙隱戮，百寮鉗口，道路以目，尚書記朝會，公卿充員品而已。故太尉楊彪，典歷二司，享國極位。操因緣眥睚，被以非罪，榜楚參并，五毒備至，觸情任忒，不顧憲網。又議郎趙彥，忠諫直言，義有可納，是以聖朝含聽，改容加飾。操欲迷奪時明，杜絕言路，擅收立殺，不俟報聞。又梁孝王先帝母昆，墳陵尊顯，桑梓松柏，猶宜肅恭。而操帥將吏士，親臨發掘，破棺裸屍，掠取金寶，至令聖朝流涕，士民傷懷。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、摸金校尉，所過隳突，無骸不露。身處三公之位，而行桀虜之態，汙國虐民，毒施人鬼。加其細政苛慘，科防互設。罾繳充蹊，坑阱塞路，舉手挂網羅，動足觸機陷，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，帝都有吁嗟之怨。歷觀載籍，無道之臣，貪殘酷烈，於操為甚。

幕府方詰外姦，未及整訓，加緒含容，冀可彌縫。而操豺狼野心，潛包禍謀，乃欲摧橈棟梁，孤弱漢室，除滅忠正，專為梟雄。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，強寇桀逆，拒圍一年。操因其未破，陰交書命，外助王師，內相掩襲，故引兵造河，方舟北濟。會其行人發露，瓚亦梟夷，故使鋒芒挫縮，厥圖不果。爾乃大軍過蕩西山，屠各左校，皆束手奉

質，爭為前登，犬羊殘醜，消淪山谷。於是操師震慴，晨夜逋遁，屯據敖倉，阻河為固，欲以螗蜋一作「螳螂」之斧，禦隆車之隧。幕府奉漢威靈，折衝宇宙，長戟百萬，胡騎千群，奮中黃育獲之士，騁良弓勁弩之勢，并州越太行，青州涉濟漯，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，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。雷霆虎步，並集虜庭，若舉炎火以概飛蓬，覆滄海以沃燻炭，有何不滅者哉。又操軍吏士，其可戰者皆自出幽、冀，或故營部曲，咸怨曠思歸，流涕北顧。其餘兗、豫之民，及呂布張揚之遺衆，覆亡迫脅，權時苟從，各被創夷，人為讎敵。若迴旆方徂，登高岡而擊鼓吹，揚素揮以啟降路，必土崩瓦解，不俟血刃。

方今漢室陵遲，綱維弛絕，聖朝無一介之輔，股肱無折衝之勢，方畿之內，簡練之臣，皆垂頭搇翼，莫所憑恃。雖有忠義之佐，脅於暴虐之臣，焉能展其節？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，圍守宮闕，外託宿衛，內實拘執，懼其篡逆之萌，因斯而作。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，烈士立功之會，可不勗哉！操又矯命稱制，遣使發兵，恐邊遠州郡，過聽而給與，強寇弱主，違衆旅叛，舉以喪名，為天下笑，則明哲不取也。即日幽、并、青、冀四州並進，書到荊州，便勒見兵，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。州郡各整戎馬，羅落境界，舉師揚威，並匡社稷，則非常之功，於是乎著。其得操首者，封五千戶侯，賞錢五千萬。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，勿有所問。廣宣恩信，班揚符賞，布告天下，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。如律令。

檄吳將校部曲文

年月朔日，子尚書令彧，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：蓋聞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。夫見機而作，不處凶危，上聖之明也；臨事制變，困而能通，智者之慮也；漸漬荒沈，往而不反，下愚之蔽也。是以大雅君子，於安思危，以遠咎悔；小人臨禍懷佚，以待死亡。二者之量，不亦殊乎！

孫權小子，未辨菽麥，要領不足以膏齊斧，名字不足以涔簡墨。譬猶鷇卵，始生翰毛，而便陸梁放肆，顧行吠主。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，江湖可以逃靈誅，不知天網設張，以在綱目，爨鑊之魚，期於消爛也。若使水而可恃，則洞庭無三苗之墟，子陽無荊門之敗，朝鮮之壘不刊，南越之旍不拔。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，用申胥之訓兵，棲越會稽，可謂強矣。及其抗衡上國，與晉爭長，都城屠於勾踐，武卒散於黃池，終於覆滅，身罄越軍。及吳王濞驕恣屈強，猖猾始亂，自以兵強國富，勢陵京城。太尉帥師，甫下滎陽，則七國之軍，瓦解冰泮，濞之罵言未絕於口，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。何則？天威不可當，而悖逆之罪重也。

且江湖之衆，不足恃也，自董卓作亂，以迄於今，將三十載。其間豪桀縱橫，熊據虎跱，強如二袁，勇如呂布，跨州連郡，有威有名，十有餘輩。其餘鋒捍特起，鷇視狼顧，爭為梟雄者，不可勝數。然皆伏鈇嬰鉞，首腰分離，雲散原燎，罔有子遺。近者關中諸將，復相合聚，續為叛亂，阻二華，據河渭，驅率羌胡，齊鋒東向，氣高志遠，似若無敵。丞相秉鉞鷹揚，順風烈火，元戎啟行，未鼓而破。伏尸千萬，流血漂櫓，此皆天下所共知也。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，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，走還涼州，復欲鳴吠。逆賊宋建，僭號河首，同惡相救，並為脣齒。又鎮南將軍張魯，負固不恭。皆我王誅所當先加。故且觀兵旋旆，復整六師，長驅西征，致天下誅。偏將涉隴，則建約梟夷，挍首萬里；軍入散關，則群氐率服，王侯豪帥，奔走前驅。進臨漢中，則陽平不守，十萬之師，土崩魚爛，張魯逋竄，走入巴中，懷恩悔過，委質還降；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，各帥種落，共舉巴郡，以奉王職。鉦鼓一動，二方俱定，利盡西海，兵不鈍鋒。若此之事，皆上天威明，社稷神武，非徒人力所能立也。

聖朝寬仁覆載，允信允文，大啟爵命，以示四方。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，魯之五子，各受千室之邑，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。百姓安堵，四民反業。而建約之屬，皆為鯨鯢；超之妻孥，焚首金城，父母嬰孩，覆尸許市。非國家鍾禍於彼，降福於此也，逆順之分，不得不然。夫鷙鳥之擊先高，攫鷙之勢也；牧野之威，孟津之退也。今者枳棘翦扞，戎夏以清，萬里肅齊，六師無事。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，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，湟中羌僰，霆奮席卷，自壽春而南。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，率精甲五萬，及武都氐羌，巴漢銳卒，南臨汶江，捻據庸蜀。江夏襄陽諸軍，橫截湘沅，以臨豫章，樓船橫海之師，直指吳會。萬里克期，五道並入，權之期命，於是至矣。

丞相銜奉國威，為民除害，元惡大憝，必當梟夷。至於枝附葉從，皆非詔書所特禽疾。故每破滅強敵，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，拔將取才，各盡其用。是以立功之士，莫不翹足引領，望風響應。昔袁術僭逆，王誅將加，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，還歸國家。呂布作亂，師臨下邳，張遼侯成，率衆出降，還討眭固，薛洪椁尚，開城就化。官渡之役，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。後討袁尚，則都督將軍馬延、故豫州刺史陰夔、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。圍守鄴城，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，審配兄子開門入兵。既誅袁譚，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，舉事來服。凡此之輩數百人，皆忠壯果烈，有智有仁，悉與丞相參圖畫策，折衝討難，芟敵搴旗，靜安海內，豈輕舉措也哉！誠乃天啟其心，計深慮遠，審邪正之津，明可否之分，勇不虛死，節不苟立，屈伸變化，唯道所存，故乃建丘山之

功，享不訾之祿，朝為仇虜，夕為上將，所謂臨難知變，轉禍為福者也。若夫說誘甘言，懷寶小惠，泥滯苟且，沒而不覺，隨波漂流，與燻俱滅者，亦甚衆多。吉凶得失，豈不哀哉！昔歲軍在漢中，東西懸隔，合肥遺守，不滿五千，權親以數萬之衆，破敗奔走，今乃欲當禦雷霆，難以冀矣。

夫天道助順，人道助信，事上之謂義，親親之謂仁。盛孝章，君也，而權誅之，孫輔，兄也，而權殺之。賊義殘仁，莫斯為甚。乃神靈之逋罪，下民所同讎。辜讎之人，謂之凶賊。是故伊摯去夏，不為傷德；飛廉死紂，不可謂賢。何者？去就之道，各有宜也。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，多在載籍。近魏叔英秀出高峙，著名海內；虞文繡砥礪清節，耽學好古；周泰明當世俊彥，德行脩明。皆宜膺受多福，保乂子孫。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，遺類流離，湮沒林莽，言之可為愴然，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，能負析薪。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，世有高位，當報漢德，顯祖揚名。及諸將校孫權婚親，皆我國家良寶利器，而並見驅迮，雨絕於天，有斧無柯，何以自濟？相隨顛沒，不亦哀乎！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，賢聖之德也。鷦鷯之鳥巢於葦苕，苕折子破，下愚之惑也。今江東之地，無異葦苕，諸賢處之，信亦危矣。聖朝開弘曠蕩，重惜民命，誅在一人，與衆無忌，故設非常之賞，以待非常之功。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，可不勉乎！若能翻然大舉，建立元勳，以應顯祿，福之上也。如其未能，竿量大小，以存易亡，亦其次也。夫係蹄在足，則猛虎絕其蹯；蝮蛇在手，則壯士斷其節。何則？以其所全者重，以其所棄者輕。若乃樂禍懷寧，迷而忘復，闇大雅之所保，背先賢之去就，忽朝陽之安，甘折苕之末，日忘一日，以至覆沒，大兵一放，玉石俱碎，雖欲救之，亦無及已。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。檄到詳思至言。如詔律令。

版文

為袁紹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版文

（遼西烏丸大人邱力居、上谷烏丸大人難樓各稱王，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自稱峭王，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自稱汗魯王。後邱力居死，從子蹋頓代立，總攝三王。袁紹與公孫瓚連戰，蹋頓助紹擊瓚，破之。紹矯制賜蹋頓，難峭王、汗魯王印綬，皆為單于。）

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，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、遼西率衆王蹋頓、右北平率衆王汗盧，維乃祖慕義遷善，款塞內附，北捍獯狁，東拒濊貊，世守北陲，為百姓保鄣。雖時侵犯王畧，命將徂征厥罪，率不旋時，悔愆變改。方之外夷，

最又聰慧者也。始有千夫長百夫長，以相統領。用能悉乃心，克有勳力於國家，稍受王侯之命。自我王室多故，公孫瓚作難，殘夷厥土之君，以侮天慢王。是以四海之內，並執干戈，以衛社稷。三王奮氣，裔土忿奸，憂國控弦，與漢兵為表裏。誠甚忠孝，朝所嘉焉。然而虎兕長蛇，相隨塞路，王官爵命，否而無聞。夫有勳不賞，俾勤者怠。今遣行謁者楊林，齎單于璽綬車服，以對爾勞。其各綏靜部落，教以謹慎，無使作凶作慝，世復爾祀位，長為百蠻長。厥有咎有不臧者，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，可不免乎。

設難

應譏

客有譏余者云：「聞君子動作周旋，無所苟而已矣。今主君鍾陰陽之美，總賢聖之風，固非世人所能及。遭豺狼肆虐，社稷隕傾，既不能抗節服義，與主存亡，而背枉違難，耀茲武功，徒獨震撲山東，剝落元元，結疑本朝，假拒羣奸，使己蒙噂沓之謗，而他人受討賊之勳，捐功棄力，以德取怨。今賤文德而貴武勇，任權譎而背舊章，無乃非至德之純美，而有闕於後人哉？」

主人曰：「是何言也！夫兵之設亦久矣，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。夫申鳴違父，樂羊食子，季友鴆兄，周公戮弟，猶忍而行之，王事所不得已也。而況將避讒慝之嫌，棄社稷之難，愛暫勞之民，忘永康之樂，此庸夫猶所不為，何有冠世之士哉？昔洪水滔天，汎濫中國，伯禹躬之，過門而不入，率萬方之民，致力乎溝洫。及至《簫韶》九成，百獸率舞，垂拱無為，而天下宴如，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？蓋以彼勞求斯逸也。夫世治責人以禮，世亂則考人以功，斯各一時之宜。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，狂矣，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，則悖矣。是以達人君子，必相時以立功，必揆宜以處事。孝靈既喪，姦官放禍，棟臣殘酷，宮室焚火，主君乃芟凶族，夷惡醜，蕩滌朝奸，清澄守職也。既乃卓為封蛇，幽鴆帝后，強以暴國，非力所討，違而去之，宜也。是故天贊人和，無思不至，用能合師百萬，若運諸掌者，義也。今人主以寬弘為宇，仁義為廬，若地之載，如天之幬，故當其聞管籥之聲，則恐民之病也；見羽毛之美，則懼士之勞也；察稼穡之不時，則推民之匱也；臨臺觀之崇高，則恤役之病也。是以虛心恭己，取人之謨，闢四門，廣諫路，貴讜言，賤巧偽，慮不專行，功不擅美，咨事若不及，求訾恐不聞，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，勇敢者竭其身，故舉無遺闕，而風烈宿宣也。」

樂府

飲馬長城窟行（樂府瑟調曲）

飲馬長城窟　　水寒傷馬骨

往謂長城吏　　愼莫稽留太原卒

官作自有程　　舉築謐汝聲

男兒寧當格鬬死　何能怫鬱築長城

長城何連連　　連連三千里

邊城多健少　　內舍多寡婦

作書與內舍　　便嫁莫留住

善事新姑嫜　　時時念我故夫子

報書往邊地　　君今出語一何鄙

身在禍難中　　何為稽留他家子

生男愼莫一作「勿」舉　　生女哺用脯

君獨不見長城下　死人骸骨相撐拄

結髮行事君　　慊慊心意關

明知邊地苦　　賤妾何能久自全

詩

遊覽二首

高會時不娛，羈客難為心。

殷懷從中發，悲感激清音。

投觴罷歡坐，逍遥步長林。

肅肅山谷風，黕黕一作「黯黯」天路陰。

惆悵忘旋反，歔欷涕沾襟一作「巾」。

其二

節運時氣舒，秋風涼且清。

閒居心不娛，駕言從友生。

翱翔戲長流，逍遥登高城。

東望看疇野，迴顧覽園庭。

嘉木凋緑葉，芳草纖紅榮。

騁哉日月逝，年命将西傾。

建功不及時，鐘鼎何所銘。

收念還房寢，慷慨詠墳經。

庶幾及君在，立徳垂功名。

宴會

凱風飄陰雲，白日揚素暉。

良友招我遊，高會宴中闈。

玄鶴浮清泉，綺樹煥青翡。

（後闕）

附錄

本傳

初，曹丕為五官將，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。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，廣陵陳琳字孔璋，陳留阮瑀字元瑜，汝南應瑒字德璉，東平劉楨字公幹，並見友善。琳前為何進主簿，進欲誅諸宦官，太后不聽，進乃召四方猛將，並使引兵向京城，欲以劫恐太后，琳諫進曰：「《易》稱『即鹿無虞』，諺有『掩目捕雀』。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況國之大事，其可以詐立乎？今將軍總皇威，握兵要，龍驤虎步，高下在心。以此行事，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。但當速發雷霆，行權立斷，違經合道，天人順之，而反釋其利器，更徵於他。大兵合聚，彊者為雄，所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必不成功，祇為亂階。」進不納其言，竟以取禍。琳避難冀州，袁紹使典文章，嘗為紹檄，酷詆曹操。袁氏敗，琳歸操，操謂曰：「卿昔為本初移書，但可罪狀孤而已，惡惡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」琳謝罪，操愛其才而不咎。瑀少受學於蔡邕，建安中，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，瑀終不為屈。操並以琳、瑀為司空，軍謀祭酒，管記室，軍國書檄多琳、瑀所作也。琳作諸書及檄，草成，呈操。操先苦頭風，是日疾發，臥讀琳所作，翕然而起，曰：「此愈我病。」數加厚賜。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，操適近出，瑀隨從，因於馬上具，草書成，呈之，操擥筆欲有所定，而竟不能增損，琳徒門下督，瑀為倉曹掾屬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